

樂川史資料

第六輯

栾川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栾川县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本辑主编：张学平、尚建娥

责任编辑：王占柱、李延绍

编 辑：段海山、常纯斋、杨德刚、赵彦杰、常书泽、
马洪恩、刘占杰、崔景华、邢改朝、傅长智

校 对：张书会、石老德、赵留套、李秋祥、高洪涛、
李钢军

政协栾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付主任：尚建娥、王占柱

委 员：张学平、杨荣和、赵书信、杨德刚、刘占杰
李延绍

目 录

《中原早春》第三章：临颖白军暴动筹备记……………	
…………… <u>符元亮</u> 遗稿（ 1 ）	
终生难忘带路恩——忆元亮师……………	李清州（ 14 ）
夏峰（崔宗舫）传略……………	崔南星（ 19 ）
忆我所知道的崔宗舫老师……………	杨德刚（ 24 ）
李静宜司令员在豫北……………	王志信（ 26 ）
李静宜悼母遗文……………（赵彦杰提供）	（ 34 ）
我参加新四军的前前后后……………	吴国庆（ 38 ）
首长——师表——同志	
——忆前县委书记张号……………	李延绍（ 47 ）
“君山伊水留遗爱”	
——忆郝印吾同志……………	王占柱（ 53 ）
李生祥同志二、三事……………	杨昆山（ 75 ）
陶湾南沟农会斗争记述… <u>烈烈烈烈</u> …	杨丑子 张克松（ 79 ）
合峪龙山高小的革命文化活动……………	贾翰儒（ 99 ）
一九三九年三川高小的抗日宣传活动……………	吴国庆（ 107 ）
苗淑陶老师在七·七中学……………	阎克卿（ 109 ）
回忆谢国珍老师……………	刘占杰（ 111 ）
张吉甫老师在陶湾高小任教二、三事……………	<u>姜 航</u> （ 116 ）
王尔玺烈士生平……………	王景尧 王景州 王景堂（ 118 ）
一篇小文章引起大风波……………	吴国庆（ 123 ）
萝卜坑下长铜元……………	贾翰儒（ 125 ）

一九五三年栾川水灾记略.....	陈右桔 (128)
缅怀多才多艺的尚绍基先生.....	光源 (131)
白朗过三川.....	杨荣和 (146)
回忆先父常志箴先生(之二).....	常肖苏 常育生 (147)
粉碎白土“首元道”暴动始末.....	刘占杰 (162)
我所知道的白狮狼患.....	任清范 (166)
清至民国期间的三川马帮.....	王占柱 (171)
有感于四通八达的栾川公路交通.....	黄位中 (179)
慈玉珍败逃栾川概述.....	黄位中 (181)
作威作福的“烧民房县长”.....	孙光裕 (182)
清至民国期间庙子生活习俗琐记.....	黄位中 (184)
武术之乡后继有人.....	谢绍安 (190)
记陕州公学工作队在栾川.....	李延绍 (192)
回忆我的父亲王槐青.....	王凤梧 (194)
犁水桥记述.....	任清范 (198)
鸡冠洞探奇.....	徐宣武 (202)
来信照登:	
张晋丰来信:对中原大学成立的补充.....	(205)
王天德来信:谁是最早来栾川的共产党员.....	(206)

中原早春

[符元亮]

第三章 临颍白军暴动筹备记

一九三〇年五月，以蒋介石为一方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的规模巨大的新军阀混战爆发了。这场军阀混战暂时减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军利用这一时机打了一些胜仗。这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又发展起来，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高潮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认为已经出现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形势，因此，他们不顾客观的实际可能性，冒险行事，不断发动暴动，使红军和白区的革命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使开始兴起的革命力量又遭到重大挫折。临颍白军暴动筹备工作就是其中的一例。

新的军阀把神州大地糟塌得万家墨面，千里哭声。中原人民又被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共河南省委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和“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混战”的号召。伏暑时节，河南省委派杨健民带领工人出身的老李和我，打入驻扎在临颍县东南乡河坡村的七十五师白色士兵中开展党的兵运工作，准备发动军事

暴动，举行武装起义。我化名方根，被安排在×营二连当兵。老李被分到三连工作。他比我大几岁，中等身材，动作敏捷，言谈简当，是个富有工人本色的同志。杨健民（后称老杨）指示我以后可直接和老李联系，受他指挥，

这个由九个班组成的白色连队驻在一个地主家的两厢房里。士兵没有床铺，在地上垫一层碎麦秸，上面铺上席子，就可席地而卧了。加之该村地势低凹，夏雨连绵，室内潮湿，席子下边的麦秸早已发了霉，一进宿舍，霉气和疥疮的脓血气冲鼻，使人发呕。时值伏夏，昼长夜短，士兵不仅困不能眠，而且饥不得饱。每日仅两餐，早餐是豌豆汤下面片，晚餐是黑面馒头。这些操练的精疲力尽的兄弟们（白色队伍中互称为兄弟）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真是寝食不安，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在政治上更是受着不堪忍受的压迫，如果上司发现有不如意之处，都是开口痛骂祖宗八辈，举手就是打耳光子。在军阀混战中，这些士兵都得充当炮灰，被迫卖命。他们心中由不满到愤怒，但是敢怒面不敢言。

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发动兵变必要性的认识。于是，我以代他们读写家信，攀认同乡关系，讲述新老历史故事等方式，经常和他们接触，启发他们觉悟，开展革命斗争。同时，还和半数以上的班长建立了友谊关系，有的还结拜为兄弟。这样，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一周后，我在夜间流动站岗中遇到老李。老李正在等我，背后还站着杨健民同志。我和老李详细汇报了工作情况，然后老杨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指示：“新的军阀战争正在爆发，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党要集中力量领导群众暴动，攻取城市。在河南要建立红十五军。”老杨还说：河南

省委已决定在临颖县境内策动兵变，然后配合农民武装暴动。由他和郑宝钟、临颖县委书记、老李和我五人组成领导暴动的军委会。省委指定杨健民为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委，郑宝钟为红十五军军长，老李和我作政治工作。老杨还向我介绍说：郑宝钟是黄埔军校毕业，由我党派入白色部队做兵运工作，现在名义上任敌七十五师参谋长，实际上是我们的同志。最后杨健民宣布：军委从现在起开始工作，他和郑宝钟掌握全面，临颖县委书记老王在全县动员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老李掌握好三连，方根掌握好二连，全力以赴准备暴动。此时该师的一部分连长有的已是党员，有的是郑宝钟利用师参谋长的地位和他们结成把子，拉成朋友。

经过一段工作，我了解到本连的刘连长是中农家庭，土匪出身，家住嵩县田湖，还和郑宝钟同志结拜为义兄弟。于是我利用机会和他攀谈，认做同乡，还替他写过几封家信。他夸奖我一笔好字，很有前途。我见他看得起我，就公开向他提议说：为了管好全连的饮食和卫生，每班推举两位代表，组成士兵生活会。刘连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指定我帮办会计。这样我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反对军阀混战、动员士兵参加革命的宣传活动。结果全连的正副班长很快有半数以上赞成共产党。如果再经过努力，以革命形势说服刘连长不为军阀混战卖命，一旦行动起来，就有掌握全连的可能。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李引我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地点在三间上房的楼上，会场里面靠墙面坐的是二十来位一色军服的人，有的是蓝边徽章的连长和排长，还有几位是黑边徽章的上士和中士，只有杨健民相邻而坐，身穿草绿色军装。胸前缀着黄边上校徽章的是一位高级军官，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名义上任敌师部参谋长，而实际是组织这次暴动

的郑宝钟。他三十来岁，身体壮实，气概英俊，我暗暗钦佩。但由于入党以来我一直做地下工作，还没有见过党组织开过这样的大会，不由引起我对会议人数过多的担心。这时，杨健民开始讲话，他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全国人民如何痛恨和反对军阀战争谈到我们每个同志应该以什么态度参加武装暴动。

接着郑宝钟介绍了敌我力量的分布情况，并谈了自己对暴动的设想：七十师有两个团驻河坡村，另有一团驻在三里以外的地方。河坡村的两个团共十八个连，我们掌握有其中的六个整连和三个连的各一部分。我们把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发动起来，向河坡村没有被我们掌握的几个连进行突然袭击，包围号召他们缴械，能得到多少收获就是多少收获；然后立即把暴动队伍拉到铁路以西地区展开游击战争，

郑宝钟神态昂然，讲得鼓舞人心，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可是杨健民却提出异议，他主张举行暴动后，第一步照宝钟意见行事，第二步要立即得驻在河坡村外的另一个团包围、消灭，然后再去打游击。

老杨这个主张一提出，郑宝钟就指出这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说明河坡村离临颖车站才二十余里，那里还驻扎一部分白军，反动派还可以北由许昌，南从漯河调来援兵。咱们刚刚举行暴动，西且革命力量还不算强，就立即再打硬仗，很容易遭受损失。

杨健民却坚持他的主张，眼神中甚至露出了以命令行事的锋芒。虽然几经反复辩论，两种不同的行动意见仍然没有取得一致。这时，已传来阵阵鸡鸣。杨健民宣布这次会议暂时结束，并叫同志听候指示。

我回连后，立即抓紧时间，分别通知七个业已声言赞成

革命的班长，叫他们团结好本班弟兄们，待命行动。

这一天，我的情绪紧张的像上满弦的弓箭。晚间，我上岗不久，忽见老李走来，他嘴唇贴近我的耳朵命令似地说：

“小符，不好了！前夜开的扩大会议，被敌人发觉了，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已暴露。现在敌人正在搜捕，老杨脱险了，他要我带你立即转回许昌”！老李那十分紧张和严肃的神态，不容我再作询问和迟疑。于是，我立即随他从寨墙的倾塌处跳下，披着星光，朝临颖的车站奔去。

回许昌后，我一度陷入苦闷的思考之中。心想，这次扩大会议被敌人发现，是由于与会的人数过多，被反动派察觉？或是由于杨健民反对郑宝钟切实可行的意见，以致反复辩论，延长了会议时间而被敌人发觉了呢？身为军委书记的杨健民没有说明。不久杨健民又派我打入驻在郟县的白军七十一师进行兵运活动，工作了一段。后来，杨健民对我说：临颖兵暴流产后，郑宝钟同志和另一位任连长的党员同志未及逃出，被敌人逮捕、杀害于临颖县。

第四章 立三路线在豫中

一九三〇年秋，党派我到许昌参加共青团豫中特委工作。我到蛋厂以做工为掩护。中共豫中特委书记是杨健民，委员有临颖人张本（原名张本固，解放后名刘晋）和西华人老马，特委秘书是临颖人海观澜，他编印不定期刊物《豫中红旗》。

团特委书记是叶县人宋延寿，委员有老陈（女，开封

人，工人出身）和我，我编印团特委的刊物《列宁青年》。

许昌县委书记是刘殿元（城北刘铁庄人，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尉氏县委书记是石文卓（名义上是尉氏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临颖县委书记是本地人老王，叶县县委书记是本地人老董，洧川城西有区委，长葛、舞阳各有一个支部。

这时立三路线已影响到豫中地区党、团的工作。立三路线在形势的估计上认为新的中国革命高潮，业已到来；提出的政治任务是争取湘、鄂、赣等一省或数省的革命首先胜利，要求普遍组织武装暴动向中心城市进攻；在组织上主张将党、团合并，组成领导暴动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十月间，在许昌县委书记刘殿元家里，召开了豫中特委会议。杨健民首先宣读了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文件，传达了河南省委的意见，然后立即把豫中党、团特委组织合并为豫中行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书记。特委会议结束不久，召开了有临颖、尉氏、许昌等县的县委书记和特委成员共十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传达文件、报告形势的过程中，到会的同志都很兴奋。同时老杨还向我们读了中央发来的《怎样领导暴动》的小册子（那时文件一读就算学习了）。大伙都同意，以尉氏、许昌两县为重点发动武装暴动。可是讨论到暴动以后，革命力量如何存在时，杨健民的意见和别人发生了分歧，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议。

杨健民认为，平汉铁路是南、北运输大动脉，把它截断了，等于卸掉了武汉的一双肩膀，对于党中央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有巨大的配合作用。所以他主张暴动以后，就在平汉铁路两侧打游击；开封是河南反动统治

的中枢，所以他主张尉氏暴动以后，就在省会开封附近打游击。对老杨的意见，几个同志默不作声。临颖县委书记老王此时两眼圆睁，用沉重的口气说：“那咱们得再想一想！”

尉氏县委书记石文卓对杨健民说：

“许昌共有党、团员五十来名，暴动以后该怎样行动，值得熟虑深思。至于尉氏，可以动员起来参加暴动的党、团员和群众，多者三百来人。尉氏距离开封仅九十里路程，且一马平川，毫无掩拦。反动派打去一个电话，国民党省政府便可以调集大批部队前来镇压。我的意见，无论许昌、尉氏，举行武装暴动以后，应迅速地杀土豪，分粮食，打开监狱，夺取武装，然后带领部队向西，到鲁（山）、宝（丰）、郟（县）、伊（川）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石文卓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可是老杨不以为然，他象背诵中央文件一样地大谈特谈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呀，普遍布置暴动呀，大力进攻城市呀，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

临颖县委书记老王忍耐不住了，郑重地说：“暴动不是儿戏，我们必须再研究研究。”

石文卓继续说道：“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多年来绿林土匪能在那里结伙称雄，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农民兄弟拉到那里，存住身，站住脚，再向反动派出击吗？”

这时老杨意气冲动了：“我们共产党不是土匪。你那主张是逃跑主义，也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以特委书记和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决定：许昌起义后，就在平汉路两侧打游击。谁不执行党的命令，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杨健民最后宣布：“限定一月为筹备时间。行动委员会尽力发动豫中各地的农民暴动。其中以尉氏、许昌作重点，许昌由杨健民和

县委书记刘殿元指挥，尉氏由石文卓和团县委书记吴文智负责指挥。”这样，特委扩大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

外县的同志走后，特委的成员们，立即以紧张的情绪，投入贯彻发动暴动的任务中。我也被派到豫中各县去传达布剿工作。

秋冬之交，预定举行暴动的时间到了。杨健民派一位交通员到尉氏去联系，他还亲自主持行动委员会，作出许昌的行动计划以城北老吴营支部为基点，动员起党、团和革命群众五十多人，由县委书记刘殿元领导，我当协助，作为暴动主力。另外，杨健民亲自带领另外的一个支部和群众，如期前来协同我们进攻许昌车站。

我按指定日期到了老吴营。家在附近的刘殿元同志，事先已向党内外准备参加起义的人们作了布置。当晚我们又召开了党、团支部联席会议。同志们的情绪是高涨的。老吴营的支书王书祥，忙着为大家擦土枪，磨大刀。一位当雇工的青年农民取出铡刀，磨得霍霍作响。刘殿元安排待命而动的人们，暂时分组休息。我躺在一个雇工的土炕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大家都在静候老杨所带领的另一个支部的同志到来。谁知鸡叫两遍过后，仍不见来人。刘殿元急得满头冒汗，各组的同志接连催问原因，我和王书祥几次跑出村外，直到黎明仍然不见老杨的踪影。我们只好让各组的同志分散返家再候通知。

次日早饭后，我接到老杨的返知：他所负责的支部，只有党、团员赞成暴动，而所联系的群众都不赞成起事后立即进攻车站。所以原定计划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尉氏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却在石文卓亲自带领下，按照党的豫中特委决定，挺身而出，公开打出红

旗，向反动政府机关冲杀，夺取了一部分武装，惩办了一些极端反动的土豪。就在他们组织群众，开仓分粮之时，地方反动民团武装和国民党省政府的增援部队前来镇压。在被敌人重兵包围，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下，石文卓没能组织暴动队伍迅速转移，经过硬打死拼，他们被敌人击散了。

石文卓同志不幸被捕，后在开封壮烈牺牲。“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给豫中地区的革命力量造成了很大损失。尉氏暴动失败后不久，中央下发了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指示。在杨健民主持下豫中特委的同志们，只是浮皮了草地看了看，而对立三的错误路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中央又传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指示。于是同志们仍是昼夜辛苦，把力量集中于城市，追求工作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以终日奔忙，不当右倾能称积极面自我安慰。

第五章 参加省委会议及派赴 豫西巡视

一九三一年秋，中共河南省委将我调离豫中。我到开封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第二天，在开封一条背街的小店里，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王伯阳通知我次日八时后在鼓楼街的民众图书馆等候他，一道去参加省委召集的会议。

王伯阳系新安县人，比我年长五岁。据说他父亲在当时的省政府教育厅当科长。他在济南齐鲁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以后身份暴露，在山东无法存身，上组将他调回河

南参加省委工作。当时他和商城县一位姓杨的女同志扮作夫妻，进行党、团省委的活动。

翌日，我俩来到开封城外齐鲁公园里树林丛中一个亭子，两位同志已经在此等候了。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细高个，姓曾，光山县新集（今新县）人，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当时有人称他叫小曾）。另一位身材较矮三十左右年纪。据小曾介绍，这人姓张，上海工人出身，是党中央新派来参加河南省委工作的。我们四个人在曾的主持下开会。大家讨论了“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决定印发河南省委就“九一八”事变告全省党、团同志和全省人民书，动员广大党、团员立即向广大群众作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中原民众迅速掀起抗日救国高潮，准备武装，要求出兵抗日。

为了全面开展党的工作，发动全省群众的斗争，河南省委派我到豫西巡视。动身前，省委负责人对我吩咐说：豫西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只有济源一个县委，听说目前县里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另外，密县有个农民支部，巩县孝义兵工厂和洛阳车站，各有一个工人支部，宜阳赵堡有个学校支部；洛宁县有一个党员同志，孟津县有一个团员同志。这次巡视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孝义兵工厂、洛阳车站和密县支部的工作。并尽力了解济源县党组织的状况。时河暂定为一个月。

第二天，我来到密县城西南约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里，寻找地下党支部书记老曹。据省委介绍，老曹是杞县人，大革命后期，杞县的革命同志举行暴动失败，老曹在党的帮助下到莫斯科学习，那里的同志称他为“巴扫夫”。去年

回国后，省委曾派他到许昌工作过一段时间，做出了成绩。今春又调他来密县开辟工作，已经建立起新的支部。省委领导人并以赞扬的口气向我介绍：老曹同志每次出发工作，一不需要组织筹措路费；二不要求到已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去。

在一窑洞里，我找到了这位约五十岁的老同志。当晚我住在他的土炕上，要他谈一谈去莫斯科的经过。他简单地讲：“一九二七年，杞县暴动失败后，反动派到处搜捕我，组织上便介绍我去上海，不久，中央就派我去苏联学习。坐轮船到了海参威，苏联同志看了介绍信，就让我坐火车去莫斯科。后来分配我进入炮兵学校学习。”

我在密县停了六天，经老曹介绍，和十几个赞成革命的老同志谈了话。党支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六、七个党员，我向他们报告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党的革命形势。大伙讨论了当地农民所迫切要求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随后，我又西行来到巩县孝义兵工厂。当时有职工三千多人，厂内全是从欧美进口的机器，抗战之前，该厂是华北地区主要的军火制造基地，也是当时河南省首屈一指的大型工厂。所以，省委特别要我重视这里的工作。

不巧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老熊去天津了，我被人引到他所住宿的窑洞里。和老熊同舍的老刘接待我住下耐心等待。

第五天晚上，老熊回来了。趁老刘外出之时，我拿出省委的介绍信，老熊看完，和我紧紧握手。他又轻声地对我说：同舍的老刘和老段都是党员，请安心留住。晚饭时，老熊买来两个荤菜。自从脱离学校生活一年多来，这是我尝到唯一的大餐了。

这一晚，我们同窑而宿的四个同志，一直谈到深夜。

利用星期日上午，老熊借口请人打麻将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他刚从天津回来，详细介绍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兵不血刃，一夜之间，侵占沈阳后的国难情形。分析到兵工厂内的阶级斗争。大家都认为，应积极反对厂方利用农村的大批失业劳力，随意无故开除在职工人和压低工人工资，在工人群众中应努力建立工会组织。

约到一九三二年，河南省委要我负责在本省推荐一位产业工人出身和一位贫农出身的优秀党员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就推荐了老熊和确山的农民支书王国华同志。他们由省委送去江西。

告别老熊等人，我来到古城洛阳。两天后，总算找到了洛阳车站的支部书记老李。这位年近四十的同志引我到火车站附近一个较为偏僻的路边，向我谈起在白色恐怖下，在铁路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困难情况。隔一天，我就去孟津，找到了共青团员李运通。他比我年纪大一两岁，职业是在县府当录事。他引我住进县府的宿舍。夜间，他和我谈起了本县的青年工作，洋溢着革命热情。临我动身北行时，他还亲自将我送到铁谢镇上的黄河渡口。

我到了济源，跑遍县城，只到西关找到个准许留客住宿的小店。店掌柜将我仔细盘问。晚饭后，进来十多个武装警察，又把我大加吓唬一番。好在我有了地下工作经验，从容自如将他们应付过去。按照省委交给我的线索，次日我去位于城北的济源县立小学找到老崔同志。他表情紧张，没能让我久停，便匆匆领我到城外，向我谈了一个月前地下党县委因为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搜捕、遭到了破坏。在一片白色恐怖下，短期内很难恢复联系和活动。连他自己也受到反动分子的怀疑和监视，难以在县小呆下去。